

文 學 叢 刊

落 帆 集

唐 駸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集 帆 落

發 唐

有版權

定價金圓七角五分

落帆集

唐 駿 作

發行

吳 文 林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郵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八集

共六十冊

古屋 伍子胥 清明時節 春草 嬰 山谷 小人小事 金鑼子

王西彥 馮至 張天翼 靳以 梅林 劉北汜 巴金 李廣田 長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星雨集 還鄉雜記 落帆集 心字 南棣的暮秋 大馬戲團 艷陽天 詩四十首

陳敬容 何其芳 唐弢 盧劍波 蕭乾 師陀 曹禺 杜運燮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報告 戲劇 戲劇 詩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目次

尋夢人·····	一
路·····	一四
窗·····	一九
橋·····	二四
城·····	三一
飛·····	三七
拾·····	四五

渡	五七
鏡	七六
枕	八〇
扇	八五
帕	八九
生死抄	九二
停棹小唱	九六
書後	一一一
如果	一一五
眼睛	一一八

拾得的夢·····	一二三
心的故事·····	一二六
黎明之前·····	一三一
童年·····	一三四
死·····	一三七
某夜·····	一四三
破壁·····	一四六
水仙·····	一五六
自春徂秋·····	一五七

尋夢人

我是在尋求人生的真，我是在尋求存在的意義，我是在尋求圍繞於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

——安特列夫

『你不說要告訴我一個尋夢人的故事嗎？』

『人常常改變他的主意，也許我這樣說過，現在可一點也不覺得有這意思。我們自己不就在尋夢嗎？對着別人的故事正如面臨着已逝的歲月，倘還有一分鐘可供思索的時間，你說我們能打個哈哈了事？』

『你爲自己悲哀？』

『我所嚮往的只是一點嚴肅的感覺，固無論爲了別人或者自己。即使逝去的

日子並不怎樣美麗，然而在貧弱的生命中也曾有過一次稍見豐腴的青春，現在已被掩埋於時間之下，對着這平凡的悲劇我能繳付的不是眼淚，而是一份深厚的敬意。」

『因此你遂自投於沉默了。』

『爲什麼因此呢，你以爲感情是這樣單純的嗎？更多的時候是——我並不因此沉默是由於緬懷往昔，也常常爲了追蹤未來。我愛作海市蜃樓的憧憬，在幻想的空中搭上臺閣，一堆又一堆地拼成，一塊又一塊地砌高，看它似真實之存在却又比存在更其美好。人說是夢，然而如富人之擁有巨資，我將爲我的多夢而驕傲。』

『可是你又說還在尋求。』

『是的，我還在尋求。砌搭了壯麗的臺閣而又親自摔碎了它，我嚮往於更深的世界。』

『那麼你的驕傲？』

『你說人應該滿足於自己的驕傲嗎？』

『在人情裏我找不到滿足。』

『這就是了。夢是深思人的財產，你不能以時間來衡量它的久暫。能捨者能獲，惟其蹇阨於現世乃克騰達於夢鄉。我的見聞裏就有一個這樣的人物：在現實世界裏人們說他是敗家之子，一入了幻想的國度他就成爲南面的君王。』

『這故事裏有你的影子？』

『只怕你拾得時我已完全褪去了。』

『可是此刻却該是開始的時候……』

『對於故事你還未能忘情哩。——去今三百年或者五百年前，華胥國裏有所破舊的住宅，四圍的牆壁已經剝蝕，朱漆的大門黯了顏色。人們很難說出它的存在的年代，以及那填戶盈庭的曾有的豪華，因爲他們都還過於年輕。不知從那一代起主人遊宦他鄉，似乎忘記了這小城的老屋，長廊深院，只留守着幾個世代更替的僕

役。直到二十年前來了一個青年，二十年光陰如烟雲過眼，其時他已經三十或者四十開外，獨居的生涯使他和外間隔絕，也不知究竟是不是這古宅的主人，我可以告訴你的只有一點：他確是這故事裏的主人而已。」

『一點兒傳說都沒有嗎，這峨奇的府第？』

『人是一種固執的生物，閑暇時專愛打聽別人隱私，對自身的一切却又諱莫如深。年輕人也曾探詢過這古宅的歷史，住在裏面的人一個個守口如瓶——把祖先的祕密當做自身的私產，讓他們伴着深院的寂寞，永遠鎖在厚沉沉的大門裏，年代沖洗着殷勤的探問，淹沒了老年人的記憶。現在，跑過那裏，你能看到的只是那鬼偉然而落寞的建築，那牆角依稀可認的畫圖，那門前殘闕了頭額的石獅，那宅後裂開了榦子的古柏，以及住在敗垣斷壁墜瓦碎磚中的過了中年的主人。』

『就沒有一個強近的親戚？』

『正像所有的孤獨者一樣，他幼時死去父母，現在只剩下鬢鬢一身，相與廝守』

的是個衰老的蒼頭，自然的法則使老人失去聽覺，更可惜的是又落盡一口牙齒，雖然成天鐘擺似的嘮叨，好像有什麼祕密要告訴別人，人們却很難辨出一句清晰的話來，他已經遠過了能夠清楚地說話的年齡了。除去日備三餐，主人也別無使喚。石階前亂草沒膝，蕈菌向床底叢生，四壁貼滿了白色的蟬子錢，蠍蜴伏在陰暗的潮溼的一角。你別看輕這小小的四腳動物，聽說它專吃人們影子，失去了影子的人往往掉魂落魄。命運使我們這故事裏的主人落入於不幸的例子。」

『他的精神並不健康？』

『你不應懷疑於此，這顯然不是我所要說的意思。淺潭裏的魚兒吐着泡沫，狹籠裏的小鳥也會鼓撲麻痺的兩翅，對着這陰沉的發霉的環境又豈能毫無反應！老人的嘮叨透露了一顆不安的心，也許成天自言自語地背着的正是一部離騷，一部豪華門庭的興亡史，而現在乃湮沒於含糊的唇舌之下，你已無法一掬同情之淚了。不過我們這故事裏的主人却採取着不同的形式，他也爲苦悶的心開闢了一個窗

子，那不是嘮叨，却是深不見底的沉默。」

『於是遂開始尋夢了？』

『幾年來，他無分晝夜的躺在床上，不聞飲泣也不見嘻笑，對着寂寞的生涯沒漏下半句解釋的話；他和他的房客同樣地有一副善於思索的頭腦，一個美麗而寧靜的夢——你會讀過都德的磨坊文札嗎？我們這故事裏的主人也有位房客，那個住在塵封的樓房裏呆呆地耽了二十年的哲學家。』

『是那隻貓頭鷹？』

『不錯，一隻貓頭鷹，灰髮蓬蓬的先知，從腐蝕成洞的樓板望過去——你知道樓上並不住人——它是棲止在第三根屋樑上，面對着主人的大床。他們以默視代替了問答，彼此相守，深陷的眼睛緊閉着歲月的鴻流。也許是在尋思，是在探求一個不變的真理，或者有什麼沉重的往事壓壞了褊激的心田。你的眉梢在聳動了。你以為是我錯用了這兩個字嗎？褊激。不錯，褊激彷彿是沉靜的對詞，然而却不必就是相

反的性格。你不看見隱藏在這原野下面的一片大地嗎？它是那麼平靜、樸厚、結實，默然地運轉着運轉着，然而包涵在這地底下面，緊裹住地心的却是一團融融的火，一種亙古不變的熱力。你是個拙劣的畫家，在選擇對象時你把蒼鷹蛋當作靜物畫了，不知躲在表皮裏面的却是一個活躍的生命，能翱翔也能搏鬥，雖然現在還是潛伏，有一天牠會啄破硬殼，撲一撲羽翼直衝破黑暗的雲霄。」

『我愛你美麗的預言——然而這豈不太早嗎？』

『預言？世上沒有太早的預言。使我惘然的乃是現在還無法斷說蛋中的生命能否長成，這是一個冷酷的時代，缺少的正是溫情的孵育。讓我們祝福這故事裏的主人吧。他從無數只眼睛裏接受嘲笑，却向一個寂寞的心底投擲。人生是遼遠的路，命運是沉重的擔子，而他，剛跨開步子却已不勝負累了。二十年前他是一個青年，失去了父母，却還沒有失去一份富裕的家產，一顆年輕的活潑的心。在一個春天的早晨他踏入了小城，跨進了古宅，隨他同來的門下客盈千累百，大宴小會，走馬擊劍，觀

如火青春，誰不羨公子豪興。然而也就在二十年前——時間對於他似乎容易衰老，却不容易逝去，不久就嚐到曲終人杳的滋味。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他散盡家財，在一種必然的情勢下，他解除婚約，人們說他過的豪華生活，還不滿五年，有人說是三年，更有人引喻例證，說是從蒞臨到沒落，不過整整一年。」

『一年？』

『你以為一年的時間太短嗎？人們從短短的一年裏，汲取回憶，往往成為此後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生涯中，熬不盡的苦惱和磨折。他不滿這個世界，有多少好夢，在冥冥中等候着他。於是和沉默結婚，與貓頭鷹為友，他擁有多餘的空閒和不成熟的自由。任白日沉沉，就像往昔浪費金錢似的，浪費着他的光陰。如果青春真是孟代童話裏說的，仙女賜予的雛菊，那他也正像少年浪特萊一樣，爲了追逐人生的趣味，却在率性的歡樂和夢想中，把那些花瓣，浪擲了。你不同意這種率性嗎？許多人從仙女的手中，接下雛菊，盛在銀匣裏珍藏起來，却去努力於旁的，爲名利的事業，等到他們

思及享用而打開銀匣時，裏面靜靜地躺着一莖久已枯萎的花枝。」

『那末你同情於毫不經心地將青春耗去的人們？』

『我爲完全不曾有過青春的回憶者嘆息。』

『然而什麼又是夢中的收穫呢？』

『沒有收穫才是最大的收穫。虔誠於宗教的人在臨死的瞬間望見了天堂，他的喜悅正不亞於科學家的發現物質，所不同者只是留在世上的足跡而已。你能說這不是收穫嗎？』

『你承認他們中間的不同。』

『因爲我並不崇拜玄學。爲了同樣的原因我們這故事裏的主人還在探尋，憑着冷靜的頭腦向生活深處摸索。二十年了，二十年光陰裏他徜徉於夢境，人們說他動極思靜，他是彷彿飲了白墮春醪，深深地爲自己的幻想醉倒了。你說這是一種自我戀嗎？你猜得不對。應該注意的是在他心理活動中對自身的搏鬥和鞭撻。他是這

樣深沉又是這樣激動，擺在眼前的是一個世界，藏在心底的又別是一個世界，幾千年繁文縟節人情世故幻成重重的黑影覆壓着他。人是歷史的犧牲，是生存的奴隸，誰不或多或少地因襲着傳統的缺點？然而他企求擺脫，向社會同時也向自己作着苦苦的掙扎，他擷取夢幻直奔向靈魂深處，在這裏他看見了自己的國度——那親手揉成的天地，便不誇人間仙境，也應比世外桃源，一切是理想的化身，現在他戴上了皇冠。」

『他將終老於是鄉了？』

『在未老之前他經歷了死。』

『死？』

『是的。你吃得幾乎跳起來了，朋友，你無須去疑心自己的聽覺。』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那個遠謫長沙的賈誼不就這樣說過嗎？有生必有死，生既不知其自來，死又何妨聽其自往。於是我們這故事裏的主人脫去他思想上的玄裳。』

『我不明白這意思。』

『你沒聽見過貓頭鷹的叫聲嗎？相傳牠是不祥之物，能預知人之將死，在黑夜裏飛鳴於屋頂，「庚子日斜兮，鵬集予舍，止於坐隅兮，貌甚閑暇，」傳說給詩人帶來謫居的傷悼，於是他深深地嘆息了。然而在我們故事裏這位先知却是主人的房客，平居時深思默蹙，冷靜的習慣促成賓主的投合，二十年如一日，但得心心相通，又遑論帶來的是災殃抑是幸福，他們繼續着不定期的租約。直到初夏的一個靜靜的日午——正是老蒼頭無疾而終後的第三天，樑上的先知忽失所在，一線強烈的陽光從屋頂直瀉而下，一種生疎的感覺使主人大為驚訝，向上睨他便見碧澄澄的一片，那多年來為灰黑的羽翼所遮掩的青天。許是倦膩於多雲的歲月，一夜的沉思使「故我」死去。』

『於是他遂獲新生了？』

『卸下回憶的重擔，和往昔告別，他走出這座古宅的大門。』